

他们可能是金华最后的“车夫” 陪伴他们共同老去的是—— 三轮车上的“慢”时光

本报记者 徐婷 施雄风

近日气温骤降,风裹挟落叶,金华街头的行人们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。

韩大姐穿上去年春节买的夹袄,骑着人力三轮车,排在婺江以南的福泰隆超市前的“车队”第一位。

说是“车队”,其实也就四辆。每辆车前的铁皮牌子,写着“人力三轮车”和车牌号。因为要抢最前面,韩大姐中午12点就到了,但直到下午两点半,她还没开张。

婺江以北的福泰隆超市前,也聚集了两三辆人力三轮车。没想到降温这么厉害,付师傅找出两个鱼尾夹,把裤脚扎了起来。一大早,他倒已接了一两单,不过也满心感慨:“这个人力三轮车,下一代就没有了。”

11月13日,记者前往金华,摸索“从前慢”的时光,寻找或许是这座城里最后的人力三轮车。

人力三轮车有人情味 他曾接送一个男孩长大

福泰隆,金华当地人都知道的商超,人力车师傅们也“闻讯而来”,在这里等客。马路上车流不息,嗖地从他们身旁驶过。

慢,是人力三轮车的标签之一。

这天,郭师傅接的第一个单子,是一家摄影工作室的送餐任务。工作室最近在2公里外开了分店,午餐时间,小厨房里炒的饭菜,要给分店员工送去。

“骑得慢,送餐也稳妥。”老板娘认识郭师傅好几年,有时候要去附近,停车不方便,就给郭师傅打电话;平时忙起来,也会让他帮忙接送孩子,“跟他熟悉了,也放心嘛!”上世纪90年代,在老乡的“传帮带”下,郭师傅从安徽来到浙江金华,蹬起了人力三轮车,迎送了不计其数的乘客。他曾经接送一个男孩儿,从小学送到大,现在男孩已经工作,偶尔路过,还会找他坐趟车。

快60岁的付师傅也是安徽人,上午11点左右,他送了一两趟,又回到超市门口的“候车区”。

近一点的七八块,远一点的十多块,医院去一趟,市场去一趟。付师傅一天接四五单,赚个四五十块钱,就已经让同行“眼红”。

这几年,付师傅赚得较多的一单,是送一位病人回家,“大概100多块钱吧。”

那位病人年纪大了,有点晕车,坚持不坐小轿车,硬是看上了三轮车的通风和舒适。付师傅专门挑平地骑,大概6公里路,稳稳当当蹬了一个小时,到了楼下,又把病人背上楼。

背着病人上下楼,这样的附加项在三轮车师傅的订单里并不少见;有时候乘客东西多,也帮着拎上去。

这时候的人力三轮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作,更有人情味。

慢车骑久了,心性也慢下来了。

问及为什么没有想过送外卖赚钱,朱师傅不屑一顾:“你看现在送外卖的小伙子们都赶时间,冲那么快。我们喜欢慢一点。”没有客人,他就坐在三轮车后座,晒晒太阳,仿佛什么烦恼都和他沾边似的。

并不好骑的三轮车,是他们的宝贝 三轮车夫们往往同时打好几份工

一众穿着灰扑扑的师傅里,韩大姐显得精致。除了碎花红夹袄,她的头发上还有一枚珍珠发夹,无名指也戴着戒指。

在韩大姐的指导下,记者也坐上了驾驶室。

看起来和自行车差不多,一坐上去,区别就来了——最大的不同,是转向把手上没有刹车把。要想刹车,得迅速将手移动到斜杠上的手刹,拉下,降速。

蹬起轮子,车往前开,身后较为宽敞的座位车厢,让新手在车流间穿梭起来有些难度。后座坐了人后,车身变重,惯性更大,三轮车更难控制。

韩大姐笑了:“这种事情你搞不来的!”她倒来挪去,又把车摆回原位。

骑人力三轮车近20年,她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是“自由”,因为随时可以收工给老公孩子做饭。

和她一样,大多数师傅都有10多年、20多年“驾龄”。他们所知道的同行,最年轻的也都四五十岁了。

三轮车看起来破旧,扶手上锈迹,铃铛早就不响。但对师傅们来说,

都是宝贝。

程师傅把坐垫包上一层层棉布,这样骑得更舒服;朱师傅装钱的,是老婆不用的皮包,“秒杀”其余人的旧布包;韩大姐车上放了打气筒,平时车子一些小毛病,都能自行处理……

他们有劳动人民的朴实,好几个是第一次接受采访,一看到镜头,手就不停搓着裤腿;或者说上几句,就笑出大牙:“哎呀!我讲不好讲不好。”

再问具体姓名,往往不愿意说——他们中的一些人,打了好几份工,更愿意低调一些。

有人在当保安的休息日跑来拉几趟,有人时常去工地打零工,有人早上才扫了大街,也有人渐渐告别了这个行当。

孩子大多已经工作,生活压力变小,接单既是让自己忙点事情,也是尽可能多赚点养老钱。平时做些什么呢?大多是刷手机,聊聊天。

“他多才多艺的!”朱师傅指了一下付师傅。

付师傅瞪圆了眼,立马反驳:“别听他胡扯!我要是会唱歌会跳舞,还会来拉大车?”

赶在落幕之前 他们蹬出了家庭的未来

从闲聊中,渐渐可以还原出一个属于人力三轮车的“光辉岁月”——

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,人力三轮车盛行,不少师傅从外省来到金华,以此为生。

那时候的三轮车,把手上有个铃铛,一拨动就能发出声响。车子成百上千,穿梭在大街小巷,外地来的师傅也迅速地成了本地“活地图”。

师傅们觉得,要说生意不好,还是近几年的事情。

“手机可以打车之后吧。”一名师傅说,线上打车几分钟就到眼前,金华市区也有共享电动车,选择人力三轮车的人更少了。

朱师傅载过几次年轻人,言谈中,这几名年轻人都觉得,师傅们蹬车太辛苦了,很是心疼。

老年人舍不得,年轻人不忍心,是人力三轮车现在的困境。

朱师傅最怕听到说他们很辛苦之类的话,“都觉得我们辛苦,都不来坐,就没生意了。但是哪个工作不辛苦呢?”

一段光辉岁月即将落幕。好在,那些年,他们也靠着人力三轮车,一脚一脚,蹬出了家庭的未来。

朱师傅的孩子在金华长大,三轮车就是他们家的“宝马”,孩子读书、大人买菜,都靠这辆车,“我现在都没买电瓶车,用不着,三轮车就行。”

9月份,郭师傅回了一趟安徽老家,“给家里收玉米去了。”收来的玉米也没卖多少钱,但是这些年,每到农忙,或者逢年过节,他都要回家一趟。

韩大姐的大儿子已经在广东安家,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小儿子的终身大事。对于儿媳的期待,她说:“下雨知道往屋里跑,知道安心过日子,就行了。”

“老朱!走不走?”马路对面,一位阿姨看到熟悉的三轮车,扯着嗓子喊朱师傅。

那是熟客。

朱师傅应了一声,过去接上这位客人,向她家骑去。这是他当天接的第一单。



没有客人的时候,朱师傅就晒晒太阳。
记者 施雄风 摄



等客中的韩大姐。记者 潘秋亚 摄